

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67655539 Email: zrrbq@163.com

城市表情

人在途中

难忘陌生人

于联湘

在生活中,我几乎没有见过好心的陌生人,但有一人却让我特别的难以忘却,因为他太非同寻常了。不论在哪,我只要一看到带有扶手的电梯,那陌生人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那天,我在超市推着购物车走上了下行的电梯。尽管电梯的过道或护栏边有不少提醒乘客抓好扶手的告示和警句,但我还是没有去抓扶手,而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双手放在了购物车上。始料不及的是,我一上电梯那购物车竟没按常规立住,而是一直往下滑,幸好被站在在我前面不远处的一个老头给顶住了。

“太危险了,你上电梯怎么不抓好扶手!”老头发出了严厉的训斥声。“谢谢你啊!”我赶紧向他表示感谢。跟你说话呀,我们都是老年人了,经不起摔,你得好好树立安全意识!”他的语气缓和了,开始了启发式的教育。“你说得对,是要树立安全意识。”我边说边用手紧紧地抓住了扶手。电梯继续在运行,我稳稳地站立着。无奈的是,习惯总会成自然,不一会,我的手又不自觉地离开了扶手。

很快,他比我先一步下了电梯,可他没有离开。我一下电梯,他立即就迎了上来并与我同行,显然是有人在专门等我。“注意安全是不能小看的,一不小心就将付出血的代价,我就有过这种亲身经历。”他再一次地劝说着我,态度非常诚恳。“好,我记住了。谢谢你啊!”“不用谢,我还有事,先走一步了。”

说完,他快步地向前走去,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他的腿有点瘸。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,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血的教训,也理解了他对我的严厉批评,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不完全说服我不达目的执拗和苦口婆心的劝说。从此,这位不同寻常的陌生人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人生感悟



不惯坏毛病

夏爱华

刚结婚时,婆婆就成天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:“我儿子从小没干过家务活,他不会干,家务活你多承担点。”我心说,什么叫“多承担点”,干脆我全干了算了。但家务太琐碎,似乎永远也干不完,我干着干着就烦了:再这样下去,要不了多久,本人就要变成黄脸婆了。

于是,我教老公买菜、做饭、洗碗、洗衣服,老公起初不愿干,后来看我态度坚决,并且有精神奖励——做一次家务可得一个吻,他就来劲了。凡事习惯成自然,老公家务已成了一种自然的习惯。

夫妻之间没有不吵嘴的。我与老公一吵架,我就哭着回娘家。有一次,我们又吵架了,我流着泪对他说:“凭什么回回都是我回娘家,这一次该你走,我不走!”老公没法子,只好出去散了一会风。回来后对我说:“咱们以后能不能不吵架?你回娘家,我就得天天啃方便面。到你娘家接你,还得挨丈母娘一顿训!”我说:“那怎么办?”老公说:“以后我绝对不跟你吵架了,太伤感情。”我笑着说,这还差不多。

家务活实在繁琐,我买了一个家务服务,跟老公轮流推,推到什么就干什么。结果老公总是推到“发呆”,我推到的不是“做饭”就是“洗衣”,老公笑说,这是天意,你就认命吧!我也没办法,只好一个人闷着头干。老公实在看不过去,毕竟心疼我。对我说,这样吧,以后你做饭,我洗碗,行了吧?

有一天,工作实在忙,不得不加班。深夜才回到家,全身酸痛,真是筋疲力尽。老公竟然没睡,还在等我。关掉电灯,点燃红烛,老公说,今天下午是你的生日,我做了一桌菜,你尝尝好不好吃?闻着,感动的泪潏然而下。唉,一天到晚忙得,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。我问他,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?老公说,天天看你做,看看都会了。我以前就是懒,不想做。现在我明白了,我们要相伴一生的,我应该学会珍惜你。如果你累病了,倒下了,以后谁陪我晒太阳?

不惯男人坏毛病,是女人必须学会的事,要让老公懂得珍惜你,疼爱你。试想一下,一个从来不肯染指家务的男人,怎么会知道女人干家务干得多辛苦呢?女人需要丈夫的呵护,该干的家务就让老公干吧,懂得善待自己的女人,才是幸福的女人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花季雨季



看在爱的份上

郭志锋

妻子性格有些大大咧咧,常常丢三落四。妻子每次收完晒干的衣服,总是随手一丢,有的在沙发上,有的在床上,还有在餐厅的凳子上……

我看后,免不了嘀咕几声。妻子很不耐烦,高声道:“要么你就叠一下,要么你就睡一只眼闭一只眼,多事!”这还不算,更糟糕的是她常常忘带钥匙或是拿错钥匙。有一次,她急急匆匆地上班,将我的钥匙带走了。临出家门,我一抓起钥匙,大吃一惊,立即打她的手机。可是打了四五个,她就是没听见。

刚过完年,做钢材生意的表哥看准了商机,让我去跑城东开发区的业务。三个月的东奔西跑却毫无进展,第四个月,我终于接到一个叫杜子明老板的6万元订单,让我到他的公司先提一半订金。

提款的时候,我着一番一奋的老年人,兴奋得忘乎所以。回到办事处,我才发现有5张假钞,就拨通他们公司会计萧晓的电话。萧晓也是爽快人,说工作疏忽了,让我晚上去福满楼饭店等地。

那晚,面对花枝招展的萧晓,我看不看,一头埋在菜堆里,一个劲儿地吃喝,最后事情谈好了——她下次补齐,我这次请客。我吃饱喝足,一抹嘴“再见”都没说,迈着小碎步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,回家了,心想以后再也不和这“白吃”打交道了,可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她就找上门来。

第二天,我发现手机不见了——里面有300多个客户的信息。打的去福满楼一问,除了惹一肚子气,一无所获。我心急火燎地回来之后,又被费尽周折总算联系上我

万家灯火

老虎雨

水是生命之源,无论是正常人,还是病人,适量喝水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可自从母亲患脑中风,落下后遗症,生活不能自理后,生活中就错误地养成了少喝水的习惯,还是少给儿女找麻烦。母亲患脑中风比父亲晚几年,起初的症状相同,都是右侧:肢体受到影响,父亲出现语言障碍,吐字不清,发音困难,后期锻炼康复尚好,生活勉强可以自理,母亲则不然,右侧上下肢失去功能,吃喝方便均要人照顾。

2011年7月份以前,花钱雇人养花,此路不通后,实施轮养新政,我们兄弟3人,还有一个妹妹,每人1个月,我是老大,当前其冲,现在已是第二轮,过几天就该我大弟接回乡下老家了。回顾总结近两个月的养老过程,真可谓是感受多多,其中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劝母亲喝水。

起初是怎么劝也说不到她心里,她总是认为少喝水,甚至不喝水,可以减少小便次数的做法是对的,有时感到渴,需要喝时也不喝。我算过一笔账,按母亲每天正常大小便5次计算,她在我家住30天就是150次,用控制喝水的办法,也许会减少几次,但实在是不值得这样做。

照顾父母的任务由我和妻子共同承担,相对来说,我照顾的要多一些,因为妻子还要负责接送外孙女上学。一般情况下,母亲的大小便都由我来管,特别是晚上。由于本身患糖尿病多年,有失眠的习

世态百象

白吃来结账

范俊强

饭后,萧晓去结账了,要服务员打折,对方不答应。我一路摇摆着,走过去说:“萧晓,算了,该多少是多少吧!”萧晓白了我一眼,把一款新手

萧晓笑了:“我刚买的,怎么——你想要?你想要的话,就把账结了!”“我结!我结!”想起表哥那句“无论如何得把手机找回来”的致命令,我顶着“白吃”的帽子,无论如何也得把这账结给了。

城市空间

老爸的爱好

李树林

米水里没米粒了,又怕麻雀从远方飞来得不到吃的。干脆从米袋捏几粒米,洒在花草间。看着麻雀飞来啄食米粒,老爸兴奋得来了灵感,要把花草和麻雀画下来。于是,买回作画用具,躲在屋里细心观察麻雀。一天,老爸发现一只麻雀趴在花盆里,东张西望,当同伴吃饱欢快飞走,这只麻雀焦急地扑腾两下翅膀,被卡在花枝间,无力挣脱。老

老虎雨

劝母喝水



爸小心翼翼握住麻雀,见他翅膀有伤,立刻抹药疗伤,还用闲置的花盆给它建了一个温馨别致的小巢。老爸精心呵护,麻雀伤好许多。老爸再抓麻雀飞来觅食,便把这只麻雀放出去。它先飞到晾衣绳上,又不舍地飞回巢边。老爸躲在屋里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说:“麻雀认得我给它建的小巢了。”但当看到同伴在花花草草里自由自在地玩乐时,它还是飞过去了。

瓜一起炒……”我哭笑不得了,没好气地说道:“你走的时候怎么不交代呢?”

至于平时,鸡毛蒜皮的事特别多。今天不是问你“我的那双黑丝袜你看见了没”,就是问你“嘿,你的手机充电器哪去了”。诸如此类,我招架不住,只得学着说:“不知道,人家不是忘了嘛。”

人常说:阴差阳错,天缺地补。事实的确如此。我虽为男性,但是心比较细。家里的东西,我总是分门别类,各就各位。但每每被妻子弄得乱七八糟,这让我产生了”不少生活花絮。有几次她打开衣柜门,总是忘记关上。我忍不住又嘀咕了几句。她怒道:“你这样斤斤计较,哪里像个男人哇?”我回击道:“你这样马马虎虎,哪里像个小女人哟?”

上个月,她要去参加副高职称评定。前一天,我早地将所有的材料全部备齐,装在一个文件夹里。可她不愿我的阻挡,硬是又检查了一遍,还拿出几件东西放在枕头边看。次日,我在单位,便接到了她的电话:“老公,我有一本发表论文的杂志没拿到,你给我送来吧。”我握着手手机,大声道:“我本来都准备好了,你还要检查,真是多此一举。”这一回,她老实多了,虽然又是那句话,但声音低了八度:“人家不是忘了嘛。”“你这是——”我正欲开口,准备教育她一番。不料,她这边抢着说了,语气十分温柔:“老公,你还爱我吧?看在爱的份上,帮个忙吧。”“这……”我竟一时无语,只得乖乖地再次送去。

老虎雨

一将难求

一个“最重要”已是绝无仅有,而在此前后给“林罗刘”的电报中,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。12月21日24时,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:我军应不惜疲劳,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。当时,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,但从“林罗刘”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,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、意图,对于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简单的。秤砣虽小压千斤。堵截海口,全歼华北之敌,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。在新保安被攻克,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,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。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,致使52万把从海上逃掉,毛泽东批评“是个不小的失着”,对于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。12月23日,7纵20师和21师,在纵队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。可步兵一无工事,二无地形物可利用,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,伤亡1000多人。24日,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,同样伤亡惨重。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,致电林彪。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,他说:此次为我们人关第一仗,故必须慎重从事,充分准备。……据我们估计,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,故不打好而跑的可能性较小(据供,敌人要守,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)。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,而便可打天津、北平。虽未明确建议攻打天津,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了。

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“不”了。自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,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。战前,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,兵力不够,致林彪,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,实在不行,两个师也可以。林彪未置可否,只增调个6纵17师。激战两星期,两个纵队伤亡惨重,有的简直快打残了,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,形成“添油战术”。

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,未获同意。战后总结,林彪和刘亚楼讲了

爸小心翼翼地捉住麻雀,见他翅膀有伤,立刻抹药疗伤,还用闲置的花盆给它建了一个温馨别致的小巢。老爸精心呵护,麻雀伤好许多。老爸再抓麻雀飞来觅食,便把这只麻雀放出去。它先飞到晾衣绳上,又不舍地飞回巢边。老爸躲在屋里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说:“麻雀认得我给它建的小巢了。”但当看到同伴在花花草草里自由自在地玩乐时,它还是飞过去了。

老冯数落道:“买一堆画画的东西,连棵草都没画出来,养的麻雀也飞了。你呀,整天异想天开。”“画再美,也在纸上。”老爸又开导老冯说,“既然我们热爱大自然,那就真切地保护大自然,美化大自然。如果有一天百鸟来歌唱,群蝶来起舞,那城市将会真正成为城市人的天堂。”

车辆进院,我急不可待推开门,一只温温的手伸过来按住了我的肩膀:“那么急着离开我吗?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?”“嗯……谢谢,再见,晚安!”我尴尬的挤出礼貌。

“还有呢?”“……路上小心。”“还有呢?”“……没有了。”“你想把我的安全带偷走么?”他边说边按下座位边的卡槽。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躺在这安静的绝望中……真TMD,居然失眠了。

众望所归,一周后,我们的节目升级为《富华地产特约之城市发现》。我的那条维权新闻遭到空前绝后的大表扬,台领导逐一肯定了这种替百姓说话、为人民出头的大无畏精神。只是有点奇怪,这么优秀的一条新闻最终没能见光。更神奇的是月底时候,我还凭借一条没见光的新闻额外拿到了1000元现金。

北岛说:“我们不是无辜的。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,成为同谋。”程益中说:“如果对盛行的邪恶习以为常,那么我们就是迫害我们自己的同谋。”而存在于一个不得不开裂的不得不被撕裂的社会,一切皆有可能会,中学课本里已经不流行鲁迅了,和谐最重要。



张正隆著 《一将难求》 四野名将录 自由出版社

一个“最重要”已是绝无仅有,而在此前后给“林罗刘”的电报中,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。12月21日24时,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:我军应不惜疲劳,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。

当时,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,但从“林罗刘”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,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、意图,对于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简单的。秤砣虽小压千斤。堵截海口,全歼华北之敌,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。在新保安被攻克,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,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。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,致使52万把从海上逃掉,毛泽东批评“是个不小的失着”,对于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。12月23日,7纵20师和21师,在纵队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。可步兵一无工事,二无地形物可利用,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,伤亡1000多人。24日,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,同样伤亡惨重。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,致电林彪。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,他说:此次为我们人关第一仗,故必须慎重从事,充分准备。……据我们估计,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,故不打好而跑的可能性较小(据供,敌人要守,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)。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,而便可打天津、北平。虽未明确建议攻打天津,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了。

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“不”了。自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,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。战前,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,兵力不够,致林彪,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,实在不行,两个师也可以。林彪未置可否,只增调个6纵17师。激战两星期,两个纵队伤亡惨重,有的简直快打残了,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,形成“添油战术”。

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,未获同意。战后总结,林彪和刘亚楼讲了

爸小心翼翼地捉住麻雀,见他翅膀有伤,立刻抹药疗伤,还用闲置的花盆给它建了一个温馨别致的小巢。老爸精心呵护,麻雀伤好许多。老爸再抓麻雀飞来觅食,便把这只麻雀放出去。它先飞到晾衣绳上,又不舍地飞回巢边。老爸躲在屋里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说:“麻雀认得我给它建的小巢了。”但当看到同伴在花花草草里自由自在地玩乐时,它还是飞过去了。

老冯数落道:“买一堆画画的东西,连棵草都没画出来,养的麻雀也飞了。你呀,整天异想天开。”“画再美,也在纸上。”老爸又开导老冯说,“既然我们热爱大自然,那就真切地保护大自然,美化大自然。如果有一天百鸟来歌唱,群蝶来起舞,那城市将会真正成为城市人的天堂。”

车辆进院,我急不可待推开门,一只温温的手伸过来按住了我的肩膀:“那么急着离开我吗?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?”“嗯……谢谢,再见,晚安!”我尴尬的挤出礼貌。

“还有呢?”“……路上小心。”“还有呢?”“……没有了。”“你想把我的安全带偷走么?”他边说边按下座位边的卡槽。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躺在这安静的绝望中……真TMD,居然失眠了。

众望所归,一周后,我们的节目升级为《富华地产特约之城市发现》。我的那条维权新闻遭到空前绝后的大表扬,台领导逐一肯定了这种替百姓说话、为人民出头的大无畏精神。只是有点奇怪,这么优秀的一条新闻最终没能见光。更神奇的是月底时候,我还凭借一条没见光的新闻额外拿到了1000元现金。

北岛说:“我们不是无辜的。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,成为同谋。”程益中说:“如果对盛行的邪恶习以为常,那么我们就是迫害我们自己的同谋。”而存在于一个不得不开裂的不得不被撕裂的社会,一切皆有可能会,中学课本里已经不流行鲁迅了,和谐最重要。

连载

自满汉楼以后,Kaman就再也出现过。没有任何一个电话、短信、留言……像是一个不真实的魅影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只是我,从那晚以后,就熟记了一个从未拨出、也从未来电的号码……这种感觉很差,明知道有些事不可能发生,却舍不得在记忆里面画一个差。

毕业后难得凑在一起吃饭,江宇航把聚会定在玻璃丝大酒家。奉天承运,这片烂地依然无人认领。夫妻档的名气也越做越大,现在的玻璃丝一夜就成了车展现场,里面珍稀车种不在少数,可见有钱人也开始重视群众基础了。

从朱爸爸仙逝以后,每一次见蒙蒙,都觉得变化好大。虽然一方面,她穿迪奥开奥迪十分令我艳羡,可另一方面,她的脸上却再也找不到了孩子气的笑。现在的她无论何时何地都风尘十足了。

“宝贝!我想死你了!最近怎么样?”我热情扑上去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“嗨,老样呗,凑合活着。”她淡淡扬了扬眉毛,并没有反悔动作。

“头发长这么长了?又换颜色了?你就折腾吧!”我故意找话题。

“驳的,慢慢养。等真头发长到这么长就来电个大卷,今年可流行了。你也留起来吧,到时候我带你去电,我最近刚认识一个发型师,可帅了。”蒙蒙说着,习惯性的从包里摸出一包烟,丢一根在嘴里,黑色花纹的长指甲点缀在烟圈,既艳,又冷。

“少抽点吧!对身体不好。”哥只是轻描淡写了我一句,没拿正眼看她,把胳膊搭我肩膀上一拥:“走,进屋去!”

两点教训: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,守军有3万多人,却判断为不到2万人,攻城兵力显然不足;二是打急了,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,违背了“四快一慢”中“慢”的原则。

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,已经控制四分之三的市区。守敌71军的直属部队都打光了,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,他已经把手枪放到桌上,等候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了。

世上许多事情,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——如果邓华的两个建议获准了,不是就不会差那么一点点了吗?

四平攻坚战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辽沈战役,林彪率部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,得知国民党又从华北增援两个军到葫芦岛,又要转身回头去打长春,原因之一就是怕把锦州打成四平——他有点被那场红天血地的噩梦魇住了。

那么,塘沽会打成个什么模样,打出个什么结果?像所谓的“四平大捷”一样,就算是侯镜如守城成功,给傅作义打一针强心剂,增加少许嚣张气焰,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也是指日可待的。

邓华这个人“很硬”。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司令员,歇着温文尔雅,平时话语也不多,却是吐词铿锵,是颗钉子。决策果断,决计硬碰硬,看得准,打得狠。对同志批评很严厉,对上从无怨言,对下从无怨言,对敌是死对头,对己是死对头,对己是死对头,对己是死对头。

四平攻坚战,战前邓华下令多抓俘虏,而且一定要抓住连以上军官。结果,他对敌情的判断是最准确的。

知己知彼,那“不”说得就硬气,有理有据有底气。而塘沽地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,又不可能越海包围,只能做地看守与阻击。倘若非打不可,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,坐上军舰逃跑,自己则是伤亡一大捷。

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,一看就明白地图与实地往往是不同的,有时靠地图指挥,决策是行不通的。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,在12月29日23时给“林刘”的复电中,仍然痛痛快快地说:“放弃攻击两沽计划,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
自满汉楼以后,Kaman就再也出现过。没有任何一个电话、短信、留言……像是一个不真实的魅影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只是我,从那晚以后,就熟记了一个从未拨出、也从未来电的号码……这种感觉很差,明知道有些事不可能发生,却舍不得在记忆里面画一个差。

毕业后难得凑在一起吃饭,江宇航把聚会定在玻璃丝大酒家。奉天承运,这片烂地依然无人认领。夫妻档的名气也越做越大,现在的玻璃丝一夜就成了车展现场,里面珍稀车种不在少数,可见有钱人也开始重视群众基础了。

从朱爸爸仙逝以后,每一次见蒙蒙,都觉得变化好大。虽然一方面,她穿迪奥开奥迪十分令我艳羡,可另一方面,她的脸上却再也找不到了孩子气的笑。现在的她无论何时何地都风尘十足了。

“宝贝!我想死你了!最近怎么样?”我热情扑上去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“嗨,老样呗,凑合活着。”她淡淡扬了扬眉毛,并没有反悔动作。

“头发长这么长了?又换颜色了?你就折腾吧!”我故意找话题。

“驳的,慢慢养。等真头发长到这么长就来电个大卷,今年可流行了。你也留起来吧,到时候我带你去电,我最近刚认识一个发型师,可帅了。”蒙蒙说着,习惯性的从包里摸出一包烟,丢一根在嘴里,黑色花纹的长指甲点缀在烟圈,既艳,又冷。

“少抽点吧!对身体不好。”哥只是轻描淡写了我一句,没拿正眼看她,把胳膊搭我肩膀上一拥:“走,进屋去!”